

岁月凝香

春有讯

■安小悠

“吹面不寒杨柳风。”初春的风，虽算不得凛冽，但到底坚硬，只是这坚硬里透着一种柔软。我在这柔软里，读到了春天的讯息。春遥遥地赶着装满百花和鸟鸣的车马朝我驶来。那马蹄声即将揭开三月的春帷，此后便树绿花繁、莺歌燕舞，皆是温暖的日子。

不要问我春天是从哪里开始的。

它可以从柳树的发芽，可以从迎春的绽放，可以从早莺的呢喃，或者，只要你内心的坚冰开始有一丝丝的松动，就是春天的开始。

立春过后，柳树还睡着，细看每一根垂枝上都有凸起的芽。风吹过来，枝条晃动，仿佛正做一个春日迷梦，风摇不醒，

倒助长了它们的酣眠。能觉察出枝条的柔软与轻盈，不像冬天，那些褐色枝条如铜丝，在北风呼啸里把空气擦出伤痕。

此时的每一根柳条里，都藏着一条春天的讯息。人从树下走过，不用说话，柳枝会主动找你搭讪。它们像春天的触手，轻轻拂过我早已迟钝的心。用削铅笔的小刀截一段柳条，取芯、削尖，做一枝柳笛，只要吹响它，我就能回到童年的春天。

以柳笛声为半径的童年啊，早已远去。如今三十多岁的我，只想天荒地老地守着一棵老柳树坐下，等那只穿花拂柳的燕子，千里迢迢从南方飞回来。

春节前，我网购了一丛龙柳，拆开快递，所见并未“蜿蜒如龙”。母亲说：“老家沟沿这样的枯枝一搂一大把，要多少有

多少。不用花这冤枉钱……”因几年前养过枯木杜鹃，我还是对龙柳抱有很大期待，期待像商家描述的那样：枯木时，喜欢它的线条，发芽时，会在水中生根，慢慢长出一片“小森林”。

家里有个空置的玻璃花瓶，口细径深，正好配它。清洗后装上纯净水，我把龙柳插进去，再倒入营养液，而后拿在手里左看右看，总觉得差点儿火候，于是找来儿子做手工的扭扭棒，一根接一根缠在瓶身，让玻璃花瓶变身彩虹花瓶。端放书架，越看越美，眼中的枯枝，在脑子里已然枝繁叶茂成“小森林”的模样。我忍不住拍照发朋友圈，配文：期待我的新年植物。

接下来的日子是耐心等待。一天又一天过去，龙柳却纹丝不动，一点儿发芽的

迹象都没有，我最初的热情也跟着冷却了。拍了照发给养花高手取经，她用经验断定我的龙柳年前不会发芽了。果不其然，直到过完年从老家回来，它仍未发芽，我便不再对它抱有希望。

雨水节气那天，我的目光不意落在它身上——“天啊！”我惊呼，龙柳竟然发芽了。褐色的枝干也变青了，一小撮一小撮的绿叶，仿佛簪在枝上，细看，尖尖细细，宛如雀舌，原本安静的书房忽而热闹起来，仿佛身处春日林地，众鸟啁啾。于是，我又想起《庄子》里的一句话：“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要时时保持与物为春的一颗心，生活才能处处逢春啊！



春之语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沙澧之春（外一首）

■龙熠

春来了
你卸下厚厚的冬装
清丽飞扬
红的花、绿的叶，雪白和鹅黄
点点晕染你的雅致和鲜靓

河岸边，杨柳拂堤
终于，盼到了你长发及腰
柔软着婉约的思量
东风摇曳着你浮动的遐想
牵绊撩心头，三三两两

河岸的喧闹渐渐起来了
散步的，健身的，放鸢的，嬉闹的
春潮伴着此起彼伏的笑声
越过河岸溢满了整座小城

最是那湖畔照水的姑娘
捧腮凝眸在岸边的一隅
随手拈起石子一粒
投入一泓碧水
那颤动的波儿圈圈漾起
恰如心动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春天就在这里啊

种子的秘密

我是被冬天遗弃的一粒种子
头顶是皑皑的白雪
脚下是冰冻的阳光
我沉沉地睡下
无力打开黑暗之门
惊蛰之前
我与孤独为伴
以峭峭的山风为歌

直到天空醒来
雨滴透过冬的缝隙
体内的河流苏醒
绿色的血液缓缓流动
心脏破了一个洞
我以双手按压
从指缝里钻出一片片疼痛

不想对冬天说道别
我有自己的秘密
有一个冬天深埋的渴望
春天以温柔的目光待我
我想起在玫瑰花开之前
持一丛青葱送你

菜畦青青

■于贵超

老家后院的柿子树旁有一片空地。父亲弓着身，锹刨耙耨，整理出的菜畦，横平竖直，规规矩矩的，像父亲的为人。从此我家就有了吃不完的新鲜蔬菜。

春风拂暖，该撒籽了。趁着雪融后土软墒足，父亲一遍遍梳理菜畦，每一块土疙瘩都被他用粗糙的手指捏碎。菜畦里，土壤细软平整，像一张等待着笔的宣纸。捧几捧细土把菜籽拌匀，父亲一手端盆，一手抬到胸前向外轻轻扬撒，动作舒缓又富有节奏，呈现出一种舞蹈的艺术美感。菜籽伴着尘土纷纷扬扬地撒落到菜畦里。父亲放下盆，朝手里吐口吐沫，搓一下手掌，又操起铁耙把地面轻搂了一遍。然后父亲穿着平底布鞋小心翼翼地来回踩一踩，留下几行密密匝匝整整齐齐的脚印。父亲说，这样更有利于种子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料，提高出芽率。是的，正像他所教育我们的：轻浮于事终究难成大业，脚踏实地方可行以致远。

就这样，春华秋实，夏暑冬寒，小小的菜畦里，四季鲜蔬不断。春天的菜油绿发亮，“夜雨剪春韭”也可以剪出一篮子诗意。夏季菜品更加丰富，茄子青紫、黄瓜鲜嫩、豆角垂灌、辣椒挂角，绿的黄的青的紫的硕果纷呈，赢来邻居艳羡的目光。秋天，水灵灵的萝卜、脆生生的白菜是厨房里最常见的百搭菜，诉说着农家生活的朴素与安宁。冬天到来，扒开厚厚的积雪，还能挖出一篮子绿莹莹的菠菜、香菜和小葱，给那碗

茵陈记

■王艳敏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些长在旷野里的草一夜之间成了宝。在认识到茵陈的作用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甚至有几分嫌弃。随着深入了解，我渐渐被它吸引。

茵陈，学名茵陈蒿。大自然中的很多植物在中医眼里都是宝，茵陈对护肝能够起到很好的疗效，并且和大多数植物一样，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民间流传“一月茵陈二月蒿”的说法。

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野外的河沟、堤坝上随处可见，李时珍笔下“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的茵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根系四通八达、盘根错节。经历了整个严冬，看上去已经枯死的植株散乱成一片，像老妇人花白的头发。来年的正月，被枯蒿和落叶覆盖的茵陈已经在悄悄生长。扒开杂草，茵陈的嫩芽已经展露出来了。这时的它，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浑身透着稚嫩，给春寒料峭的正月增添了一抹绿色。

长大了的茵陈就是蒿子。我曾认真地辨别过蒿子和艾蒿，感觉它们像孪生兄弟，细看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我伸手从陈年蒿子上捏下已经枯萎的叶子和白色的小花，本以为轻轻一捏就掉了，谁知道经历了风霜雪雨的叶子和花朵也有着最后的倔强，慢慢地，在揉搓中绵软下来。即使被捏成团了，还有淡淡的、很好闻的幽香——和艾草的香味很像，只是没有那么浓烈罢了。

看似干枯的蒿茎很有韧性，用力才能拔下来。根部是湿润的，娇嫩的茵陈紧紧围绕着茎根部生长开来。“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也是茵陈和蒿茎的真实写照，更像是我们无私奉献的母亲。

它不娇贵，从来不抱怨生长环境，甚至是被垃圾覆盖都不影响它的成长。它会冲破阻力，昂首挺胸地生长。河沟边，不知道谁点燃了杂草，火灭后黑漆漆的一片。再路过时，竟然有若隐若现的绿色显现出来，仔细辨认，原来是茵陈探出了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根还在，它总要抓住活着的机会。

因它的生长时间非常短暂，人们便抓紧时间采摘。茵陈煮水、摊饼、做蔬菜，是很普遍吃法，至于疗效，人们寄托于它的愿望总是美好的。

茵陈采摘起来费神费力，要扒开陈年的蒿子秆和厚厚的落叶，半天的时间不过采摘够一盘菜。整个采摘的过程就是蹲着、挪着，脖子伸着、手扒着，生怕错过了一棵。

吃鲜物就是吃它的原汁原味。“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采摘回来的茵陈，我就只是清蒸。清洗过后晾半干，先均匀地拌点儿熟油，然后撒上玉米面和面粉，水开上锅蒸六七分钟即可。这里最重要的一步是捣蒜汁。把蒜、盐、小米椒等捣成泥，拌在蒸好的茵陈上，然后滴上几滴香油和醋，就算做好了。

每种野菜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共同的特点就是鲜。茵陈的味道有些淡淡的涩和苦，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就像我们的生活，先苦才会后甜。蒜泥的香合着茵陈略微的苦，满口生津，让人一切的疲劳烟消云散。吃的是那种感觉，也是对时光的眷恋。

芹菜香

■赵会玲

来到菜市场，花花绿绿，各种蔬菜应有尽有。正眼花缭乱间，忽然闻到一股芹菜独有的味道。一把把鲜绿水灵的芹菜正散发着香气。那叶子碧绿碧绿，芹菜秆也水灵剔透。形容芹菜，就一定要用水灵灵——通体都是水灵灵的，储满了绿色的汁液。那是芹菜的精华，那汁水必然能够滋润身心、降伏味蕾。遂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那些和芹菜有关的岁月。

正是春天，阳光和煦，万物勃发。春天的菜园里其实并不是很繁盛，没有豆角、茄子、辣椒，只有一些绿叶蔬菜，还都是在年前播种的能过冬的蔬菜，比如菠菜、蒜苗、茼蒿，芹菜也在其中。虽然茼蒿也有香气，但它只能用来调味。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无论是炒还是凉拌，芹菜都可以让我们就着蒸馍大饱口福。

记得那时候下午放学，太阳还很高，明媚的春天，草在发芽、树在开花。我感觉自己也长高了，上一年的衣服穿上袖子有点短了，步子也更轻快了。来到菜园里，看到一畦一畦整整齐齐的芹菜，在阳光下挨挨挤挤，齐刷刷疯长。是的，春风太暖了，春雨又太滋润，所以它们就一天一个样，没几天就长得老高，阳光洒在叶子上，亮闪闪的。

薅了一小捆芹菜，抱回家，我的衣服和头发上都是芹菜的气味。将它们放在地上，把叶子摘干净，只剩了碧绿剔透的秆。妈妈让我烧上一锅开水，她在案板上把芹菜切成段。将芹菜在开水里焯一下，捞出过凉水后倒入盆子里，调上香油、蒜汁、香醋、盐，简单地拌一拌，一家人晚饭的菜就有了。围着这一盆凉拌芹菜，拿着白蒸馍，再盛上一碗玉米面稀饭，真是香得很咧。



芝麻盐——故乡味道

■陈猛猛

在每一个记忆的角落，总有一种味道能将人带回魂牵梦萦的故乡。于我而言，那便是芝麻盐——一种由芝麻和盐组合而成的食物，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无尽的乡愁与亲情。

芝麻自古便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它不张扬，但蕴含着丰富的油脂与浓郁的香气，是大地对人间最质朴的馈赠。当这份馈赠遇上最朴素的食盐，一场关于味觉与情感的奇妙邂逅，便悄然拉开序幕。

记得小时候，每到秋末初冬，奶奶总会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用小火慢慢炒制芝麻。伴随着锅铲轻轻翻动的声音，芝麻在锅中渐渐散发出浓郁的香气。随后，她会将炒好的芝麻与少许盐一起放入石臼中，缓缓捣碎，直至变成细腻粉末。

那是一种怎样的耐心与细致啊！每一次敲击，都好像是在诉说着对家人的深深爱意。制作好的芝麻盐，细碎如沙，色泽金黄中带点儿微白，满含家的味道。

在餐桌上，芝麻盐从来不是主角，但它总能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每一道菜着增添一抹不可复制的风味。炒的菜出锅前，撒上一把芝麻盐，瞬间，平凡的菜肴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香气四溢。尤其是热腾腾的白面饅头出锅时，轻轻一掰，蘸上满满一勺芝麻盐。那一刻，味蕾仿佛被唤醒，所有的等待与期盼都得到了最完美回应。那是一种简单却直击心灵的满足感，是对生活最直接的爱与赞美。

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芝麻盐更是一家人餐桌上的常客。没有丰富的菜肴，一盆炒白菜拌芝麻盐，便能让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简单的食材在芝麻盐的点缀下变得美味可口，充满家的味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分享着平凡而又珍贵的时刻，亲情在这温馨氛围中愈发浓郁。

芝麻盐的百搭属性，让它成为餐桌上的万能配角。芝麻盐拌粥，使平淡的粥变得香气扑鼻；芝麻盐卷大饼，为大饼增添了别样风味；芝麻盐拌凉菜，清爽可口，令人食欲大增；芝麻盐拌煮鸡蛋，更是将鸡蛋的鲜美与芝麻盐的香气完美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味觉体验。无论与何种食物搭配，芝麻盐都能巧妙地融入其中，为它们赋予新的生命。

离家求学的日子，奶奶往我行囊里塞了个蓝布包。火车穿过晨雾时解开，小玻璃罐用蜂蜡封着口，里面装的芝麻香混着车厢里的泡面味，酿出奇异的乡愁。后来在学校图书馆读书熬到深夜，保温杯里的开水泡芝麻盐，竟喝出拿铁般的醇厚。北方的雪夜，就着芝麻盐啃冷馒头，齿间迸发的咸香会忽然化作奶奶炒芝麻时的情景。

芝麻盐，这道看似不起眼的家乡小吃，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关于时间、关于爱、关于生活的故事。现在，每当想起故乡，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奶奶坐在院子里炒芝麻的情景，它如同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别样情怀

种花记

■陈玉香

悠悠岁月，如同一位慈祥的老画家，用他饱经风霜的画笔，在生命画卷上轻轻勾勒，点染出一朵朵绚烂的花。这花，不在别处，恰好盛开在飘散着人间烟火的寻常巷陌。

勤劳的母亲总爱在院子里种些花草。她说：“种花如育人，需要耐心与恒心。”那时的我，总嫌她太过较真，为一株月季，能蹲在地上大半天。直到后来，我也开始种花，才懂得母亲种花的执着。于泥土的芬芳里，藏着时光的密码。每一粒种子，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每一片新叶，都是对生命的礼赞。

生活何尝不是一座花园？我们都在其中耕耘、播种、等待。有时春风得意，花开满园；有时风雨交加，花落满地。但正如一首歌所唱：“生活永远不会亏待你，你认真的刹那。”那些在泥土里摸索的时光，那些为梦想流下的汗水，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最美的花朵。

那时的爱情，是父母并肩打理花圃的身影。母亲总说玫瑰带刺，偏爱种些豌豆花、紫茉莉，父亲便在后院辟出整片向阳土地，任各色野花爬上竹篱笆。清晨总见他提着喷壶穿行花间，纵使露水打湿裤脚也不在意。母亲耳后别着一枝新摘的桃花，父亲的白衬衫被晨风鼓起，像极了两片相互追逐的云朵。

后来，自己种花，才懂得种子破土前要经历的黑暗。记得有一年倒春寒还未散去，我却固执地要在庭院种活一株茉莉。暖气房里新芽刚冒头，倒春寒便裹着霜雪扑上玻璃。花盆搬到暖气片旁怕烤焉，摆在窗台又恐冻伤，整夜辗转反侧。直到某日推开窗，晨光里蜷缩的嫩叶竟舒展开来，如婴儿初醒时攥紧又松开的小拳头。

婚姻像极了移植花木，初见时将对方的刺都当作装饰，待要共同栽进生活的陶盆，才思考出两种根系该如何共处。记得装修新房那会儿，爱人坚持要在客厅辟出花架，我心疼被占用的储物空间。正争执不下时，瞥见他指甲缝里嵌着搬运花盆留下的泥垢，忽然想起20年前母亲掌心的春泥——原来，爱意总要沾点儿人间尘土。

阳台上那株三角梅今年开得迟，料峭春寒里，我们俩轮流用旧毛毯裹住花盆。某夜风雨大作，爱人冒雨将花盆搬进客厅，淋湿的衬衫贴在背上，蒸腾起薄雾般的热气。盛夏的一个清晨，沉睡的花苞突然炸开成片的紫红，像谁失手打翻了晚霞染缸，令我欣喜不已。

前日整理旧相册，泛黄的照片里父母站在花海中。母亲鬓角的白发与茉莉融成一片，父亲外套上的泥点已凝固成深褐色的星子。他们的皱纹里栖居着相同的阳光雨露，如同两株根系缠绕的老树，在年轮里刻下相似的春秋。

此刻，窗台上，女儿种的多肉长得正饱满。她学着用棉签蘸水擦拭绒毛，专注的模样像在抚摸初生的雏鸟。夕阳将我们母女俩的影子投在花架上，两人的轮廓在陶盆间重叠成藤蔓。忽然懂得，所谓地久天长，不过是有愿以毕生光阴，等待一粒种子完成它的绽放仪式。